

我越来越像妈妈



本文作者的母亲(右)与外孙女在一起

逝者档案

姓名：嵇润芝
终年：80 岁
籍贯：山东济南
生前身份：退休工人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刘捷

国庆长假，太阳出奇地好。乍见到这样一个明媚的清晨，好像“忽”一下醒来，立马浑身的细胞都精神起来。在这种将亢奋未亢奋的状态下，我心血来潮，决定干一件大事：把女儿那床好几年只换洗被罩且不定期日光消毒的棉被全套拆洗晒干重新缝起来。

秋天的阳光漫进玻璃窗，照得人体内阳气上升，充满活力。我在宽宽的床上先铺开被里儿，又往被里儿上面铺棉被套。这棉被套是早些年自己动手絮的，如同日常在公司职场间“迅速反应”的产物，本来就是一个“短平快”，做工不精细，又经过女儿这女顽童从小学一路折腾到高中，已然多处破损。因为刚刚晒过，铺到床上散出一屋子“太阳味”。

我端详着铺在被里儿上面的被套，除了赫然几个大小不等的洞洞之外，还与下面的被里儿左右不对称、四边不对齐。于是又重新在这两层上寻找“中缝”，重新对齐，直对得左右对称、横平竖直。然后，又一只手摁住一个洞洞的边儿，用另一只手将已经压实抽了的棉絮扯松、扯平，再重新用新棉花把洞洞补起来，直补得平平整整、厚薄均匀。

做着做着，心里头突然愕然：此刻，我这番仔仔细细的劲头多像当年的母亲！又一下想起来，女儿近来多次说过“妈妈你越来越像姥姥了”！

哦？我越来越像我妈吗？

我问自己，却无半点怀疑。此时此刻我对待这床已经很旧、拆洗了正在重缝的棉被的态度，就是明证。

我一边做着小时候我妈手把手教我的事情，一边想起我曾经多么希望自己长大成人之后一定

要与妈妈“不同”。

我妈是仔细人，这一点在我住的这个机关大院里，几十年来都是公认的。比如被褥这类东西，一定要絮得服服帖帖，里儿、面儿和棉花一定要摆得方方正正，四条边一定要三层平行等距，四个角一定要标准的 90 度直角，铺平之后再在被面上打好粉线，缝好的针脚长短和间隔就像尺子量出来的一样，谁看了谁叫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线活儿好不好，是认定女人家好不好要素之一。

我妈在为自己有一手好针线活儿而感到踏实自在的同时，也特希望她唯一的女儿我，能得到这分真传，那副每不厌其烦、谆谆教导的样子，让如今已经小五十的我，还一闭上眼睛就能清楚地看到，如昨日一般。这并不说明我对母亲的教诲多么上心，而恰恰是因为不论我怎么努力，我的针线活儿始终未能像家务之外的其他项目那样“胜之于蓝”，因而母亲不得不对我抱着一种无奈的宽容之态。

平心而论，我妈她老人家做事仔细，做人更仔细。比如对待钱财，一定要坚守着公私分明、人我分明的大原则，不但不拿公家一针一线，甚至连自己娘家——我姥爷家的一针一线都不拿。

再比如工作，在报社印刷厂当装订工人的老妈，一辈子干出活儿来不论质量不论数量从不输人。而每每提起这些往事就仿佛发了年薪一般，除了我妈，还有她的同事——那些一样仔细地对待工作、对待生活，从小看着我一年年长大的阿姨、大姐们。

所以我妈她老人家最受不了我早晨要赖不起床，以至于上班迟到的劣迹。每到这一刻，她就会冲着急匆匆夺门而出的我大声嚷嚷：“以后不能这样！我一辈

子上班没迟到过……”当然后面还有话，只是我没等她说完，早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跑了。

我从小被父母娇惯着、教养着长大，却一直都不太接受妈妈的那分“仔细”。我一直这样理解母亲：“聪明但过于重细节”，“有德却未能达到形而上的境地。”所以，在青少年这段轻狂的时期，我一直从心里希望自己做人做事的境界要高于母亲。

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某一年冬，我买回家一块绿色织锦缎，要自己动手做一件缎子棉袄。在那个年代，这是最高档的面料，加上是自己亲手制作，想当年那件翠绿的织锦缎棉袄为我赚回了不少艳羡。

面料一买回，妈妈一如既往，意欲一显身手。我为了显示自己的反叛，执意不用她管，不惜冒犯，非得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去做。而这种“理解”其实就是“删繁就简”，说白了就是“粗枝大叶”。

比如，为了保证让缎子这个如此柔软的织物在制作过程中不走形，妈妈都是在领窝、袖笼这些斜裁的地方“挂浆”。所谓挂浆，就是把面粉加水调匀烧成面浆后，均匀地抹上薄薄的一层。这浆不挂不行，因为缎子就是这样，动辄走形；挂厚了也不行，否则那个部位就会僵硬。这之前我妈教我的时候，都是全程包教包会、不学不行的。但是这次，我上犟。非得不要挂浆，认定了不挂浆也可以把衣服做起来，并且一定要求她别管我，让我自己弄。

凭我的小聪明，果然没有挂浆也做好了这件缎子棉袄，穿在身上，自己骄傲，她老人家也看着喜欢，那是一种绝对无私的虽败犹荣的喜悦。只是我心里明白着呢：即便熨斗的后期定型也不

能强过挂浆的中规中矩。嘴上不说，心里却暗自认账：仔细也好，繁琐也好，都是自有道理。

我妈在世时，我就是这样四十多年如一日跟我妈“过招”，习惯成自然，她也不觉什么，我也不觉什么。她仔细她的，我粗枝大叶我的。

我的这种“不同”，也颇得她的认可，并曾意味深长地肯定说：“咱俩是不大一样。”这话，在我听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因而是莫大的首肯，因而颇以此引以为傲。

但是，在我妈溘然辞世已然五年的此刻，面对这床旧棉被，我一下糊涂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像妈妈那样，仔仔细细做这种“琐事”了呢？

困惑着，迷茫着，想着小时候的种种，又想着重阳节到了，不知长眠在山里长生林墓地的父母好不好，心里一阵热辣辣的。却又想起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的剧情故事：每当辛巴感到困惑，老狮子王木法沙就会在天上为他指路，引导他走出困惑。战死在沙场的老狮子王虽然离开了辛巴，但又以另一种方式，永远和他唯一的儿子在一起。那句台词说得真好：“你看那些星星，过去那些伟大的君王会在那些星星上看着我们。所以每当你寂寞的时候，要记得那些君王永远在那里指引着你。”

看着新缝好的、平平整整的旧棉被，我发现几近知天命的自己正慢慢地、慢慢地与母亲由“不同”而趋同，就像一片树叶，不论曾经多么炫耀自己新生的光鲜，不论这分光鲜曾经与树根树干多么不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从大地的意义上与树根树干融为一体。

这时候才明白，这个过程，原是一种必然，所以凄美感人。

逆反期末尾的男生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父亲的生日

□窗外风

新学期开始，一下子就觉出儿子的不同了，见到笑容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他皱眉头的机会大大少于上学期和暑假。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逆反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呢？还是成了初三的学生，要有一个新面貌？我用探究的眼光看他，他觉察到，把目光从电视上转过来，白眼球瞟我一下，又转了回去。

十三四岁的少年，总是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仿佛什么都知道，仿佛世界就在自己手中。喜欢周杰伦，喜欢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歌星唱的歌，歌词永远模糊不清，仿佛听的只是音乐罢了；我的手机一被他拿在手里，不一会工夫，各种设置都被改变，铃声变成了震动，短信都被清空，屏保换成了他喜欢的图片，总之一切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变了个样；而我开始向他请教电脑问题，师傅和徒弟变了个位置，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在旁边听我指点的小男孩，我变成了虚心请教的妈妈，鼠标被他点得啪啪响，频率之快，难以想象。

我甚至有点怀念以前，我牵着他的小手的情景，他嫩嫩的样子仿佛还在昨天，转眼就已经长成了小男子汉模样。我需要仰起头来看他。

看着他居高临下地看我，我赌气般小声嘀咕：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嘛。他轻笑：是一点点吗？然后颇为宽容地拍拍我的肩，他拍我的肩膀，如拍小孩子，我的头顶刚刚过了他的肩膀，他在初二开始飞快地长个子，逆反期的

同时，个子在疯长，模样也开始变化。人说女大十八变，其实男孩子在长个子的同时，样子也在变，变得英俊而帅气，细高的个子，下巴尖了出来，原先的圆脸变成了瓜子脸。

以前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她妈妈总说她长得丑，以至于自卑了二十多年，我想起以前总是开玩笑说他，你怎么长得这么丑呢？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他还没经历过挫折，世界在他眼里满是美好和期待，他会不会也自卑呢？就开玩笑地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他听完不屑一顾地径自走了，我知道他是笑我的杞人忧天，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了地。

我总喜欢不眨眼地看他，看完就想，我的儿子还是蛮英俊的嘛。偶尔看韩国影星唱歌，我说：这个人额前头发比较长，小长脸，尖下巴，单眼皮，不大不小的眼睛，恩，长得蛮好看，怎么同我家孩子长得这么像呢，看来我家孩子长得也很好看。他听了，不说话，只看我一眼，然后有点得意地笑，说他长得好看，看来他爱听。

他当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小孩，虽然我希望他能在世上比较聪明的那一个。暑假期间为了防止他无休止地上网，我给电脑设置了开机密码，也许是接近逆反期的尾声，他每次上网都同我商量，让我给他开机。我以为他会乖乖地表现了，谁知道他竟然说：就你那智商，开机密码不是你的生日就是你的 QQ 号，我懒得跟你计较，所以才不破译你的密码。我哭笑不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开

机密码确实跟他提到的两样其中的一样有关。

后来我从银行新办了一张信用卡，为的是同工资卡连着，不用亲自到银行还款，他提醒我：就你那智商，肯定又用你的生日做密码了吧？

我斜睨他一眼，你以为我这么弱智？

他笑，笑得狡黠而顽皮：智商低的人，一般都是这样。

随着他日渐长大，我在他眼里，智商是越来越低，我可以想见到未来某一个场景：高大帅气的他，领着颤巍巍的我，他离开了我的视线，我就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

那一天，还是迟些到来的好。



□孙仁谦

父亲没有一个准确的生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天都有可能成为父亲的生日，可他到底不知该从那一堆日子里撷取哪一天才合适。

父亲生于上世纪的 30 年代。现在没人知道爷爷奶奶到底生过多少孩子，只活下来的就有八个。实际上，肯定要大于这个数，奶奶不长的岁月，似乎就为生孩子而来似的。父亲上边有四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爷爷奶奶的主要心思，就是如何填满这大大小小的嘴，好年景都要吃半年地瓜子萝卜缨子，坏年景就更不用说了，树叶子花生壳子，什么都往嘴里送，感觉这世上就没有不能吃的东西。过生日，这词都没人会想起。

一直到了 1955 年，家里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父亲报名参了军。为便于审查通过，报名表上，父亲编了一个年龄。当时由于朝鲜战争还没结束，审查得并不严。

在县上集训了几天，父亲那批兵，一闷罐子车就拉到了葫芦岛，然后就是日夜搞战备训练，准备赴朝参战。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结束了，在当了四年海军后，父亲就转业到了旅顺口，进

了一家军工厂，专门维修军舰潜艇什么的。后来，跟在老家的母亲结了婚，常年分居两地，一般只在春节时回家匆匆住几天。母亲曾问过父亲生日，父亲说，过什么生日，我没生日。母亲以为父亲开玩笑，人怎么能没有生日，可能是父亲不愿过吧，也没往心里去。

这期间，因坐船回家不方便，父亲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调到了石化总厂，依然一个人单身在外。一晃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父亲退休回了家，家里条件也好了，街上也时兴给老人过生日了，这才知道父亲真的不知他的生日，从小就没人提过这事，而最该记住他生日的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于是，父亲到底是哪一天的生日，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母亲和我们几个就觉得不是个事，世上谁能没有生日，这说出去人家还不知说什么呢。父亲倒有办法，看哪一天，家里人到的比较齐，就说这天是我的生日了。

这样，父亲就有了很多个生日，而且基本上没重样的。

其实，我们都看出来，父亲并不是看重过生日，而是借这个机会，一家人热闹热闹。人老了，还图什么，过日子，不就是过的人嘛。